我乡我土

大青石

□静言

家门口的大青石,不知有多少年了,听父亲讲,那是他爷爷开染坊时使用的捶布石。大青石很大,一米见方,四五十厘米厚。大青石很亮,光洁莹润,泛着青青光泽,像一块大翡翠,又像一匹青色缎。

我见过在大青石上捶布。那是乡邻们织的布,或是洗过的床单、被里。人们把布折叠好放在石上,抡起棒槌捶打,一阵嘭嘭作响,布就被捶打得平整、柔软、蓬松、舒适。

在岁月的长河里,大青石是一块平整光滑的捶布石,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起坐石,在我心里,它更是一块情愫深深的聚情石。

大青石是乡邻们的聚餐地儿。每到吃饭时,半条街的男人们端着饭碗便向大青石拢去。先到的坐石上,后到的围着它或蹲或站,圆桌会议似的。多少年来,约定俗成,一成不变。人们边吃边说,天上地下、古书今传、新闻旧事、道听途说,正本求源的有,捕风捉影的也有。入耳者,随声附和,接茬续话;异议者,引经据典,争论分辩,颇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,家乡话叫作抬杠。如果没有抬杠,这顿饭似乎要冷清几分。更多的时候,吃饭的当口人们就把农事商谈了。哪块儿地棉花白了,哪块儿地谷穗黄了,哪块儿地改种品种收成会更好。

人们在这里吃饭,无意间也把饭菜比试了。谁家的面条长,谁家的馒头暄,谁家的萝卜丝切得细,一目了然。久之,人们就有了定论,谁家媳妇会擀面,谁家媳妇会蒸馍,谁家媳妇刀工好。那是一份殊荣,也是一种榜样。

饭点的大青石,一阵热闹,一片饭菜香。人们把新闻旧事唠了,把农活节气说了,也把淳淳乡情融在饭里,吃到肚里,生根延传,一辈又一辈。偶尔,孩子们抢占了大青石,那则是另一番景象。碗放石上,人跪地上,一边呲溜呲溜吃饭,一边老虎杠子叫喊。赢了的吃你一口菜,掐你一块儿饼;输了的痛快地把饭菜递过去;也有不认输的,双手罩住碗口,接下来,或许就是一双湿漉漉的筷子戳到汗津津的脑门上。

大青石是小孩子们的乐园。大人下地干活儿,孩子被丢在街上玩耍。孩子累了、困了,趴在大青石上睡着了,有谁看到了,拿件衣服盖上。父母回来,抱起孩子,也一并把浓浓乡情揽在怀里。

大青石是女人们交流的平台。几个女人聚在那里,传看鞋子的新样式,传授织布的新花样,交流衣服的新款式。张家娶了新媳妇,王家嫁了大闺女,前街后衢的新鲜事儿也一并在这里说了。那时的女人们不远行,大青石就是她们开阔视野、增长见识的好地方。

年复一年,四季轮回,大青石静候在那里,人们自然地走近它,人们平和地生活着,大青石静默地听着、记着。它成了人们心中的一份牵挂。

每当夕阳西下,黄昏来临,街上总有一处星火流萤似的闪动,那是父亲和他的老哥们儿在大青石上抽烟。劳作一天之后,老汉们身心舒畅地坐在大青石上,端起烟管,美滋滋地吸着。

吸完一锅,在鞋底上啪啪磕出烟灰,再按进一锅,继续吸。他们话语很少,有一句没一句地说,似乎话多了影响对烟的品味。父亲的话:不一定哪一口过瘾呢!过了瘾,夜已深,各自回家,明天继续。大青石是父亲们的逸情石,那是一天中最享受的一段时光。

大青石是母亲的守望石。从我上中学以后,母亲坐在那里就多了一层心事——等候。初中时,每天中午回家吃饭、拿干粮,母亲坐在石上等我。高中时,每个星期六回家,拐进街角,总能看到母亲坐在石上张望我。参加工作后,母亲想我了,就坐在石上盼望我,等待我,却常常落空,怅怅然一次又一次。

大青石是恋爱的"烽火台"。谈对象那会儿,每次男朋友来我家,大青石边邻家哥嫂总会高声传报:"新客人来了——"声音里满是喜悦,满是高兴,也有几分嬉闹。我笑盈盈地走出来,男朋友更是兴奋得心花怒放。人还未到,欢迎先来了,该是多体面的事情啊!

大青石,它记忆中的情和爱,像它自身一样厚重而永恒,我该叫它——"大情石"。

水墨游园 Dr.li 摄

本版联系方式:65233683 电子信箱:lydaily618@163.com 选稿基地:洛阳网·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:河图网 洛阳网·摄影天地

时令走笔

雪的絮语

□田杰

一场雪,溜过沉睡的天空,遮掩着羞涩的脸庞,在夜里悄然而来。细腻的寒风,吹拂着冰凉的枝叶,惊醒了夜梦中的黎明。寂静的城市,被雪覆盖,愈加妩媚,愈加宁静。秀美的乡村,在雪的包裹中膜拜自然的恩泽,在银装素裹中,解读岁月沧桑后的丰盈。那只飞翔的小鸟,此刻,静缩在暖暖的鸟窝里,雪的诱惑,在清晨里舞动亮丽的光。它扑向纷飞的雪花,与圣洁的雪来一次最快乐的亲吻。

我的脚步,踏着冬雪圆舞曲的节奏,一点点走近洁白、飘逸的雪,在太阳沉思的眼眸里勾勒出最美的弧线。一望无垠的飞雪,在天空弥漫,在四野苍茫中,像花瓣一样自由飘落,似洁白的地毯,似雪白的棉被。

宁静、优柔的雪,似柔情的少女,弹指之间,在枝头结满了甜言蜜语的温柔。群山在白纱中起伏,原野在雪光中绵延。山村的含蓄在季节中任性,在炊烟袅袅中宁静。雪的到来,静谧为一种禅意,似乎是在守候那远古的曲子,敲响万物蠢蠢欲动的钟声。

自由、美丽的雪,幻化成流动的风景。孩子们在雪地上翻滚,在雪景里尽情撒野,童年的灵性溶进喜气洋洋的雪娃娃,在漫天飞雪的世界,变成一个个奇妙的童话故事。五颜六色的画,在雪花的憧憬中放大。

幸福、快乐的雪,似远方的客人,从遥远的天际款款而来。带着深冬润泽的浪漫,带着孕育春的清香,带着新春的大红请柬,叩拜于山岗,叩拜于田原,叩拜于河谷……用一种深邃的思想,飞舞在生命之源的大地。

雪,冬之最美妙的风景;雪,冬之最温情的风韵;雪,冬之最幸福的祝福,都浓缩成岁月的风华。

这一整天,雪还在下,缠缠绵绵浸润到时光的内心深处。所有的阴霾在雪的目光中消失,不经意间拂去心灵的伤痛,留下万缕清风,洗净浑浊的灵魂。

我醉了,醉倒在雪姑娘柔情似水的怀里。

心香一缕

梅香清韵

□郎新艳

我喜欢梅花,缘于父亲。平日里,父亲非常喜欢画画,尤其是国画写意梅花,清雅素淡,有简有繁,简练不单调,繁茂不杂乱,枝枝朵朵的梅花,竞相吐蕊绽放,富有韵味。一天,见父亲画画,我好奇地问他画叫什么名字?他说:"红梅报春图。"父亲说,松竹梅是"岁寒三友",诗句中有"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,为有暗香来"。经父亲讲解,我也暗暗喜欢上了迎寒开放的梅花!

参加工作后,我有机会跟剪纸协会的会长学习剪纸。伴着动听的古乐——《梅花三弄》,我仿佛看到一朵遥远的梅花在枝头清冷地绽放。我剪了第一幅作品——梅花。我觉得梅花的花蕊很不好剪,老师边剪自己的作品,边看了我一眼,说:"红梅报春,那颜色是最纯正的中国红,你一定要会剪,这是初学者的必修课!"

于是,我就用铅笔先画出花蕊的模样,然后用剪刀一点点地剪下来,细微之处,再用刻刀一点点地雕刻。当把第一幅红梅作品剪好后,我把它放在电脑书桌的玻璃下面压平整。每次看见那朵红梅,就会想到老师悉心指导剪纸的过程,便会觉得梅花是冬日里最温暖的中国红,值得我天天欣赏!

再后来我学会了用微信,用手机随时都可以看到网友们传过来的各式各样的梅花动图。小小的梅花,或红或黄或白或粉,淡淡地绽放在我的手机里,随着音乐在那里变换着不同的身姿。室外,寒风凛冽,雪花飞舞,室内红梅朵朵绽放,这也许就是最美的冬日之景吧!

你只要想看,手机里的动图就会无数次地伴随着音乐播放,这时候,我才觉得赏梅已由一件奢侈的事儿,变成了一种简单而触手可及的幸福。

从一幅画到一幅剪纸,再到一幅动图,梅花一点点地记录着我生活的世界,让我感受到那一缕梅香始终在飘荡。室内温暖的书香,让我好想轻声地问候远方的同窗好友:"君自故乡来,应知故乡事。来日绮窗前,寒梅著花未……"

我希望有一天能去梅园,去看那一树树梅花,像火一样盛放!

闲情偶寄

青葱挺且直

□半卷

小区门口时不时会停一辆农用车,一捆捆大葱小山似的,垛得老高,两道红塑料绳缚在青叶白茎间,一手一捆拎下,卸上五六捆,顺条排在菜贩脚边,乖顺如等待主人认领的孩童。

挺直青葱,如妇人之首饰,是菜肴的点睛之笔,渗透到餐桌每一个角落。记忆中,逢年过节,我妈才会做点儿凉菜,在每盘调好的凉菜上搁一撮葱丝,寸段长的葱白,改刀成丝,码在红的、绿的菜上,跟花蕊似的,煞是好看。

《本草纲目》载:"葱初生曰葱针,叶曰葱青,衣曰葱袍,茎曰葱白,叶中涕曰葱苒。诸物皆宜,故云菜伯、和事。"别名和事,取其百菜可搭,可荤可素,跟谁都合得来。小葱拌豆腐宜用香葱葱叶,豆腐白白,葱叶青青,一派旷野之风,田园之趣。

美食葱油拌面,但闻葱味儿,不见葱影。小火炸葱,弃葱取油,与酱拌面,葱香浓郁,回味悠长。炒热菜,锅红油热,放入葱花,一阵噼里啪啦之后,葱香氤氲。虽无葱不成菜,但摆上桌时,被人忽视的是葱,俨然功成身退的范蠡,古来功名,无不在锣鼓声中隐隐然寂寞,且沉剑埋名,独与姜蒜惺惺相看。

葱在民俗中是不可或缺的角色。外甥结婚迎亲时,由一不忌属相的小孩拎着红兜,民俗曰"担鸡儿",初以为是掂只活鸡,原来是和事、柏枝、红豆、米、酵面。和事即两棵系着红绳的连根大葱,表喜结连理之意,也有繁衍丛生之寓。葱,聪也。添了小孩儿,诸亲戚都要携礼探视,篮子里装着礼品,浮层搭着簇新花毛巾,一排长长的葱叶露外边,俗谓"买菜"。

摇曳在文学作品里的葱,曾笑看三国时代的风起云涌。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中,有一个场景,是刘备蹲在葱畦边,左手边是一木桶,其右手拿木瓢,正在浇葱。想必,刘备独对青葱那刻,已筹谋好全身而退之策。据传,青梅煮酒论英雄之后,曹操酒醒后意识到失言,派人偷察刘备动向,结果发现刘备正带领下人剥葱,遂放下心来。

葱,很无辜,常被人拿来调侃。古人云,宁食三斗葱,不逢屈突通。今人言,你算哪根葱?猪鼻子插葱,装象。

葱的江湖根基,毕竟在厨房。这君王佐使,偶尔也会由幕佐而临主位,风光一把。君也好,臣也罢,嫩食老用,各具其美。葱,有别样的温暖,有着人间烟火气。有葱守候的厨房,幸福,笃定,安稳。